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八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三十八

器用之二

硯譜

釋名曰硯者研也可研墨使濡和也

伍緝之從征記云魯國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製甚古

樸蓋夫子平生時物也

及顏路所請之車亦存

王子年拾遺云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青鐵硯此

鐵于闐國所貢鑄為硯也

或雲端州石硯匠識山石之文理鑿之五七里得一窟自然有圓石青紫色琢之為硯可直千金故謂之子石硯窟雖在五十里外亦識之

西京雜記云天子玉几冬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以象牙火籠籠其上皆散華文後宮則五色綾文以酒為書滴取其不冰以玉為硯亦取其不冰

昔有人盜發晉靈公塚塚甚魁壯四角皆以石為攫犬

捧燭石人四十人皆立侍尸猶不壞九竅之中皆有金玉
獲蟾蜍一枚大如拳腹容五合水潤如白玉取為盛
書滴器

張彭祖少與漢宣帝微時同硯席帝即位以舊恩封陽
都侯出常叅乘曹爽與魏明帝亦然

劉弘與晉武帝同

崔寔四民月令云正月硯凍開令童幼入小學十一月
硯水冰命童幼讀孝經論語

墨藪云凡書硯取煎涸新石潤澁相兼又浮津輝墨者

通典云潯州歲貢硯十枚

永嘉郡記云硯溪一源多石硯

李陽冰云夫硯其用則貯水畢則乾之若久浸不乾墨乃不發墨既不發書乃多漬水在清淨宜取新水密護塵埃忌用煎煮之水也

柳公權嘗論硯言青州石末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溪硯世傳端州有溪因曰端溪其石為硯至妙益墨而至潔其溪水出一草芊芊可愛匠琢訖乃用其草

裏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也噫豈非天使之然耶
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絕頂者尤潤如
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小赤黃色點者去謂之鵝鵝
眼或脉理黃者謂之金線文尤價重于常者也必中半
祭之不爾則雷電勃興失石所在其次有將軍山其硯
已不及溪中及斧柯者今歙州之山有石俗謂之龍尾
石匠製為硯其色黑亞于端若得其石心則巧匠就而
琢之貯水之處圓轉如渦旋可愛矣

魏銅雀臺遺址人多發其古瓦琢之為硯而貯水數日
不燥世傳云昔人製此臺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締濾過
碎胡桃油方埏埴之故與衆瓦有異焉即今之大名相
州等處土人有假作古瓦之狀硯以市於人者甚衆
繁欽硯贊云或薄或厚乃圓乃方方如地象圓似天光
斑采散色漚染毫芒點黛文字輝明典章施而不德吐
惠無彊浸漬甘液汲受流芳蓋今製之令薄者嘗觀之
見令一夫捧持近方琢之或納于稻穀中出于半而埋

之其鑿如簏針許製畢有如紙厚薄者或有全良石之
材工其內而質其外者或規如馬蹄或銳如蓮葉上圓
下方如圭如璧者圓如盤而中隆起水環之者謂之辟
雍硯亦謂之分題硯腰半微坳謂之郎官樣者連水滴
器于其首而為之者穴其旁以導水焉閉其上穴則下
穴取水流注于硯中或居常則略無沾覆繁之銘見之
矣

又繁欽硯頌曰鈞三趾于夏鼎象辰宿之相扶今絕不

見三足硯僕常遊盱眙泉水寺過一山房見一老僧擁
衲向暘模寫梵字前有一硯三足如鼎製作甚古僕前
舉而訝之僧白眼默然不答僕因不復問其由是知繁
碩足可徵矣

傅玄硯賦云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因知古亦有木
硯

作澄泥硯法以堊泥令入于水中按之貯于甕器內然
後別以一甕貯清水以夾布囊盛其泥而擺之俟其至

細去清水令其乾入黃丹團和溲如麪作二模如造茶者以物擊之令至堅以竹刀刻作硯之狀大小隨意微陰乾然後以利刀刻削如法曝過間空燥于地厚以稻糠并黃牛糞攪之而燒一伏時然後入蠟貯米醋而蒸之五七度含津益墨亦足亞于石者

唐文李撰資暇云稠桑硯始因元和初其叔祖宰虢州之朱陽邑諸阮溫清之隙必訪山水以遊一日于澗側見一紫石憇息于上佳其色且欲紀其憇山之遊既常

携鑄具隨至自勒姓氏年月遂刻成文復無利缺乃曰
不頑不楚可琢為硯矣既琢一硯而過但惜其重大無
由出之更行百步許至有小如拳者不可勝計遂令從
者挈數拳而出就縣第製琢有一胥精巧請琢之遂請
解胥籍于是採琢開席于大路厥利驟肥後諸阮每經
稠桑必相率致硯以報其本焉稠桑石硯自此始也
古人有學書于人者數年自以其藝成遂告辭而去師
曰吾有一篋物可付于某處及山之下絕無所付人封

題亦甚不密乃啟之皆磨穴石硯數十枚此人方知其
師夙之所用者也乃迺山服膺至皓首方畢其藝是知
古人工一事必臻其極焉

今觀歲貢方物中虢州鍾馗石硯二十枚未知鍾馗得
號之來由也

越州戒珠寺即羲之宅有洗硯池至今水常黑色

近石晉之際闕右有李處士者放達之流也能畫馴狸
復能補端硯至百碎者賣歸旬日即復舊焉如新琢成

略無瑕類世莫得其法也

傅元硯賦

採陰山之潛璞簡衆材之攸宜節方圓以定形鍛金鐵而為池設上下之剖判配法象乎二儀木貴其能軟石美其潤堅加朱漆之膠固合冲德之清元

唐李賀青花紫硯歌

端州石上巧如人踏天磨刀割紫雲傭頑抱水含滿唇
暗灑萋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乾賦薄重立脚勻數寸秋光無日昏圓毫促點聲清新
孔硯寬頑何足云

傳元水龜銘

鑄茲靈龜體象自然含源味水有似清泉潤彼元墨染
此柔翰申情寫言經緯羣言

魏繁欽硯頌

有般倅之妙匠兮索詭異于遐都研山川之神瑞兮識
嘉璇之內敷遂索繩于規的兮假卞氏之遺模擬澤靈

之肇樸兮效羲和之毀隅鈞三趾于夏鼎兮象辰宿之
相扶供無窮之秘用兮御几筵而優游

硯錄

唐詢

北海
郡侯

予生十五六歲即篤喜硯墨紙筆四者之好皆均若墨
紙筆居常購求必得其精者但取用之不乏至於可愛
終身獨硯而已竊自省記方弱冠時得先君所授端溪
石硯其製上圓下方纔長四寸餘心有鴈鵠眼又有金
線亦當時人所罕睹者又數年於南省試見貢士茹孝

標用黃石色不甚深而狀正圓廣三寸餘其間墨光可鑑云出新羅國後三年於京師得閣門副使茹宗亮古石硯長六寸已來後刻延和二年字硯形外方而貯水處乃圓其下不加鐫鑿石色青紫相間模制頗古但於墨色不甚相宜然亦寶之凡十年至為梧州太守道出端州往還二年間端人有崔之才最為好事使之搜訪前後所得其尤者四率用侯宗亮琢之較所藏先君者殊已過之又三年知歸州州之西南十餘里昊池乃江

之一曲也有石焉土人用為硯至冬時水涸乃命工取而琢之石色蒼黃相半最佳者乃正綠石理微少密緻發墨殆過端石又詢諸東西蜀以至夔州西南諸郡多云萬州懸金崖洎戎盧二州皆出石可治為硯悉求得之二石皆色黑而萬石最堅亦俱可用自二十年前頗於人間見多用歙州婺源石硯或問江南故老且云昔李主留意筆札凡所用澄心堂紙李廷珪墨龍尾石硯三者為天下之冠自李氏亡而龍尾石不復出其傳市

於人無復向時之比景祐中校理錢仙芝知歙州推考
其事乃得李氏取石之處按其地本大溪也昔嘗患溪
水之深而工不可入始斷其流使繇別道其溪遂乾自
是方能致之李氏去國縣人苦溪涉之困遠也復治之
如初而石中絕仙芝乃移縣導之使還故道而石又出
此後人之所用者盡佳石矣遂與端石並行於時皇祐
三年予為江西轉運使或言吉州永福縣出石亦可為
硯嘗取試之雖其色近紫而理麤不潤無足貴焉至和

二年為右史會稽叟自云王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示予大且尺餘石色正赤其理亦細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者不知果然否後左史石揚休以錢二萬購得之又嘗聞青州紫金石其傳之四方多以鐵為筒而匣片石於其中頗類永福石嘉祐六年予知青州至即訪紫金石所於州之南二十里曰臨朐縣界掘土丈餘乃得之然石有重數土人所取者不過第一第二重至第四重則潤澤尤甚而色又正紫雖發墨與端歛差同而

資質殊為下青之西至於淄州淄州縣境最為多石遍
令訪之得青金石者其色青黑相混性少堅潤而發墨
可與端歙相上下但不甚美好耳又有青雀山石色皆
紺青其堅潤頗出歙石之右惟用墨乃不及又得登州
海中馳基島石全類歙石而文理皆不逮也其後得青
州益都縣石土人蘇懷玉言州之西四十里有墨山山
高四十餘丈西連兗州凡三百里山頂出泉懸流至于
山下清甘芬香與諸泉特異相傳謂有靈草生于上泉

出其間故漬染而香由山之南盤折而上五百餘步乃有洞穴深纔六七尺高至數丈其狹止能容一人洞之前復有大石欹懸若欲墜者石皆生于洞之兩壁不知重數如積疊而成大率上下皆青或赤石數重其中乃有紅黃而其文如絲者一相傳曰紅絲石去洞口絕壁有鐫刻文字乃唐中和年採石者所記竟不知取之何用迄今經二百餘年不復有人至其上者獨山下民時往視之草不生以為奇寶予既聞其說意謂可取為硯

亟遣白直偕蘇氏而往初頗辭以高險不可得上因厚
給其貲勉之使行既往六七日僅得方四五寸者二其
外有若皮膚掩蔽漸以粗石磨治已而理盡露華縵密
緻皆極其妍既加鐫鑿則其聲清越鏗若金石殆非耳
目之所聞見亟命裁而為硯以墨試之其異於他石有
三他石不過曰溫潤滑瑩以是為尤此乃漬之以水而
有滋液出于其間以手摩拭之久乃黏著如膏一也他
石與墨色相發不過以其體質堅美此乃常有膏潤浮

泛墨色故其相凝若純漆二也他石用訖甚者不過其次止終食之間墨即乾矣此若覆之以匣時雖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于匣中有如雨露此三者雖世之稱為好事者非精於物理則無由得之其採鑿於洞中皆就壁間先以鑿去其上下石然後乃及美材每患引鑿之不能加長故所獲無大者又在外多黃近內則紅雖其體則均而色未能純後乃於洞之側穿為一穴其廣袤丈掘土至六七尺往往得成片者大

或踰尺而色皆純其土不常土皆成乳末推尋石之聚結蓋山之髓脉也自辛丑夏四月至癸卯夏三月經二年凡工人數十往其所得可為硯者大小共五十餘一日洞門為巨石摧掩而人不可復入其石遂絕今人有得之者皆洞外黃赤之石尚假此名殊失真也予往令端人崔之才歙人汪琮購求得二州之石品第一者愛而用之平居未嘗須臾去也自得茲石而端歙皆置於中行不復視矣因論著古今所載之石及自所見隨其

優劣而次序之分為上下二卷非敢傳於他人姑欲貽諸子孫後將復有所得則當續而廣之以成吾志也云爾

青州墨山紅絲石其外有皮表或白或赤者有文如林木之狀既加磨礪即其理紅黃相叅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若其文上下通徹勻布此至難得者又有理黃而文如柿者或無文而純如柿者或其理純紅而文之紅又深者若黃紅相雜而不成文

此其下也文之美者則有旋轉連接團圓方二三寸而其絲凡十餘重次第不亂或如月暈自心及外可及六七重者或如山石而尖峯竒勢皆具者或如禽魚雲霞花卉之類者此但類石之文采不一至於資質潤美以及發墨則皆均也其石久為水所浸漬即有膏液出焉若久乾者以手拭之則有白屑被其上乃膏液之所結積也凡為硯初用之固有法今更不載惟精於物理者自當得之然世之人罕有識者往往徒得之而不能用

也有足悲夫此石之至靈者非他石可與較藝故列之於首云

右青州紅絲石

端州石出高要縣斧柯山去州二十餘里前臨大溪登其山約五里餘乃至絕頂匠人於此鑿石歲久乃成洞穴今已極深邃洞中常有水秋夏即不可入至春冬水涸採石者竟入而其間陰黑不復有所睹但以手捫石隨大小取之日不過得數片凡石理之精麗即良工雖

洞中亦能別至於瑕玷壘脉須出洞乃可識也故有累
日月而不得一佳者亦有日獲一二者繫其所得之分
爾然至佳者殊不可多得大抵以石中有眼者最為貴
謂之鵠鵠眼蓋石文之精美者如木之有節也今不知
者反以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
坑後歷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西坑後歷悉其下也
惟上岩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紫綠黃三色相重多者
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狀皆圓有若描畫而成以色鮮

美重數多者及圓正者為上其大者尤為稀有予所見
絕大者乃如彈丸其次及其半則比比有之小者至如
麻豆亦有布列於硯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
者價已不減數萬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其
內者即曰低眼惟高眼尤為人所愛尚以其不為墨所
漬掩常可睹於目前也工人每市石材必以眼之大小
多少為之重輕若石之無眼姿質甚美其大者不出千
錢工之精者每得石以手扣之知其下有眼及多少之

數因畫記之後令磨琢皆如其言也石之品有數種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潤無芒叩之無聲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視之畧似有芒叩之有聲此岩壁之石最為發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叅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人每為硯凡色之不佳者須用佛桑花染漬之初亦可愛至經水即如故矣昔人有云山有自然團石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謂之子石又云每取石必祭以中牢不然則雷霆失石所在予嘗

以二說詰諸山下故老皆云無之豈傳聞之誤乎又謂石之有金線者為美此正其病也亦端人之所不取云惟材之大者尤為難得每購求方六七寸而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歲所貢方硯者五皆以尺為準然止於岩石之中品或有眼工人輒鑿去之恐異日復求不可必致也

右端州斧柯石

歙州婺源縣龍尾石其石最為多種性皆堅密叩之有

聲如磬有蒼黑者而色之淺深益不一焉其理或如羅紋或如竹根之橫文又有金點如星布列其上而成北斗南斗之狀者或云工人製硯之時因其有星琢去餘者但留六七使如斗狀蓋非天成也有金文回環成月暈者有石文團轉其大徑三寸餘當硯之中謂之硯臺有其理綠色而黑文幕於其上纖長如眉雜以金星者謂之蛾眉石又有金文如魚如蠶如雲如月者不可悉紀予嘗於殿省丞崔珉處得風字硯其大盈尺有金線

環匝其外池中復有金魚其心有金雲殊為怪也又嘗
於校理錢仙芝處見二硯其一中有金月下有二雲承
翼之其一中有金北斗傍有二雲左右之石色頗青若
此數種並昔所未有自三十年來方見雖瑰奇為甚而
予不深愛之二十年前因過金陵於翰林葉道卿處見
一硯方四五寸其色淡青如晴霽之時望遠天雲表裏
瑩潔都無他文云得於歙人益出於端石之右矣自是
每遇歙之好事或官於歙者必以此語之使其尋求終

不能得近三年前屯田員外郎周頌知婺源縣嘗寄二
硯其一正綠其一正青雖石無他文而綠者不甚明青
者微近黑遠不逮前所見者豈求之未至歟大抵他石
之材取以為硯大至尺者殊為稀矣獨歙石絕有大者
若一二尺之材乃其常爾論諸精粗之殺固自差殊至
於發墨則皆一也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
然盡去不復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至夫其色
晦昧而又不純徒有金文本乃外物比而較之抑其下

也

右歙州龍尾石

歸州秭歸縣大沱石叩之無聲石色蒼黃者不甚堅正
綠者乃堅其理微少溫潤上皆有文如林木之狀又如
以墨汁洒之者亦有圓徑一二寸如月狀其中亦有林
木之文獨色綠者其中復有黃綠之相錯如青州薑跂
石至琢為硯遠者經月近者浹旬往往有文斷裂幸而
完者十無二三論其發墨則過於端歙石而資質潤澤

乃不逮也此石世人罕有知者

右歸州大沱石

淄州淄川縣金雀山石其色紺青叩之聲如金玉較其
資質乃出歙石之右但於用墨其磨研須倍之以此反
不逮也蓋由潤密之甚耳

右淄州金雀山石

淄州淄川縣青金石出梓桐山石門澗中其色青黑相
參而有文如銅屑遍布於上亦有純色者理極細密而

不甚堅叩之無聲其發墨畧類歛石而色乃不逮

右淄州青金石

萬州懸金崖石其色正黑體雖潤密而色晦昧其間亦有文如銅屑或時有如楚石大纔及豆此最佳者其發墨在歛石之下叩之無聲

右萬州懸金崖石

戎廬州試金石狀類淄州青金石而又在其下青州紫金石吉州永福縣紫石狀類端州西坑石而發墨過之

右戎廬州試金石青州紫金石吉州永福
縣紫石

登州海中馳基島石其色青黑上有羅文金星亦甚發
墨全類歛石而文理皆不逮也

右登州馳基島石

古瓦硯聞相州魏銅雀臺里人因掘土往往得之多斷
折者瓦色頗青其內平瑩不類今瓦之有布文其厚有
及寸者上多印工人姓氏皆分隸書也時有獲其全者

工人因而利其中為硯尤難得大率每為硯須以瀝青
煑之乃可用用之亦發墨而非佳石之比好事者以其
古物頗愛重之

右銅雀臺古瓦

濰州北海縣石末硯皆縣山所出爛石土人研澄其末
燒之為硯即唐柳公權所云青州石末硯者濰乃青之
故北海縣而公權以為第一當是未見歙縣以上之品
爾以今參較豈得為然且出於陶灼本非自然烏足道

哉

右濰州北海縣石末硯

水精亦可為硯予曾於屯田員外郎丁恕處見之大纔四寸許為風字樣其用墨處即不出光嘗以墨試之發墨如歛石但未知久用之如何

右水精硯

玉亦可為硯古或有之予在杭州嘗得鎮潼留後李元伯書云近求得玉材令匠人琢為圓硯其發墨可愛恨

未得與予覩之後數月元伯亡竟不果見

右玉硯

硯之形製古今相傳有如鼎足者如人面者如蟾蜍者如風字者如瓜狀者如龜形者如月形者如馬蹄者如葫蘆者如壁池者如雞卵者如琴足者亦有如琴者有外方內圓者有內外皆方者或有虛其下者亦有實之者此二種皆上銳下廣又有外皆正方別為臺於其中謂之墨池此皆予嘗所見者

右硯之形

凡硯須日一滌之過二三日既墨色差減縱未能滌亦須日易其水至春夏蒸濕之時墨久留其間則膠力滯而不可用尤要頻滌去之洗宜用小氈片或紙者久用之石色為墨漬汙即以麩炭磨洗復如新矣若沍寒之中不宜用佳硯石理既凍墨亦少光惟紅絲硯至冰凍時皆凝結於石文中往往其水自四傍出久則斷裂尤當慎之凡硯每用匣貯不用則掩其蓋或不掩亦未甚

害獨紅絲硯每用訖必須掩之即墨色終不乾若不掩
久亦乾也他硯所用之匣止用以漆為之惟紅絲須以
銀者蓋常有氣上下蒸濕若用漆匣未久即壞

右硯之脉

一
凡自紅絲石以下可為硯者共十五品而石之品十有

右朱長文墨池編

論硯材

硯以端溪為最次則洮河又次則古歙又次則劍溪此外淮安辰溪諸郡雖亦有之然皆不足俎豆其間端溪所產皆有新舊坑之別惟舊坑者為上今已淪為深淵不可復取但人間時有收得者亦絕希罕新坑亦間有可采然百不一二端石有眼本非硯之所貴特以此表其真耳故辨之者有活眼死眼之殊活眼凡有數暈黃赤相間所謂鴈鵠眼者乃佳若但純黃或純綠色模糊不明了者則為死眼此無足取兼多有偽為者須細察

之方可見也歛石有四種紋一曰刷絲乃直紋也二曰
蘿蘆乃交羅紋也三曰眉子上有黃黑紋如眉四曰金
星狀若洒金此四紋中唯刷絲為上其間復有差等但
金星之質最頑不堪用洮石今亦絕少歛之祁門有一
種石淡綠色而理細土人以之為假洮石但性極燥故
為賤耳劍溪出黯淡灘有石子為之妙甚東坡所謂鳳
味出于北苑鳳山之味今其地初不聞有佳石不知何
以稱此廬陵人工造澄泥硯規倣銅雀然其質枯燥又

南中人以琤璦琢硯久則拒墨漆硯亦然本取漆匠案
卓上自然久積者質堅而銳利于研磨今人乃或累漆
偽為體虛而滑不可用大抵皆非硯之正材也

右陳標負暄野錄

楊師道詠硯詩

圓池類辟水輕翰染烟華將軍欲定遠見棄不應賒

李尤硯銘

書契既造硯墨乃陳篇籍永垂紀誌功勛

魏王粲硯銘

爰初書契以代結繩人察官理庶績誕興在此季末華藻流淫文不寫行書不盡心淳樸澆散日以崩沉墨運翰染榮辱是憑念茲在茲唯元是徵

張少博石硯賦

硯之施也備乎用石之質也本乎山溫潤稱珍騰異彩而玉色追琢成器發奇文而綺班益求伸于知己爰得用于君子故立言之徒載筆之史將吮墨以濡翰乃操

觚而吸水始爛爛以光徹終霏霏而烟起或外圓而若
規或中平而如砥原夫匠石流盼藻英生輝象龜之負
圖乍伏如鵲之絨印將飛設之戶庭王充之名已著置
之藩溷左思之用無違徒觀夫清光影耀真質霜浮符
彩華鮮精明隱映皎如之色比藏冰之玉壺煥然之文
狀吐菱之石鏡當其山谷之側沉冥未識韞玉吐雲懷
珍隱德因入用以磨礪由其人而拂拭故能撫之類磬
發奇音對之若鏡開新色既垂文以成象亦澄瀾而漬

墨硯之用也詎可興歎而焚石之堅然孰謂有時而泐斯可以正典謨之紀垂篆籀之則者也遂更播美六書傳芳二妙申之漢帝嘗同彭祖之席存之魯國猶列宣尼之廟是以遺文可述茲器奚匹匪銷匪鑠良金安可比其剛不磷不緇美玉未足方其質光鳥蹟于青簡發龜文于洪筆則知創物作程事與利并茲硯也所以究墨之妙窮筆之精者也

黎逢石硯賦

有子墨客卿從事于筆硯之間學舊史之暇日得美石
于他山琢而磨之其滑如砥欲精研而染翰在虛中而
貯水水隨暈而環周墨浮光而黛起明而未融是以為
用久而不渝故以為美器成尚古徵闕里于素王匠法
增華參會稽之內史且王言惟一道心惟微於以幽贊
由之發揮從人之欲委質莫違代若遐棄文將疇依肅
觀光而霧集賴設色而烟霏寔將振文而為邦豈惟蘊
玉而山輝者哉君無謂一拳之石取其堅君無謂一勺

之水取其淨君其遂取我有成性苟有補于敷陳固無
辭于蘊映惟聖人有大寶昊天有成命莫不自我以載
形因我以施令志前王之事業作後人之龜鏡夫物遷
其常天運不息水有涸兮石有泐代貴其不磷我則受
其堅代貴其不染我則受其黑象山下之泉為天下之
式因碌碌于俗間類栖栖于孔墨嗚呼辭尚體要文當
絕妙雖濡翰而不疲無煩文而取誦爰貢君子以其勁
質或升之堂或入之室對此大匠厠諸鴻筆見珍于殺

青之辰為用于草元之日夫氣結為石物之至精攻之
為硯因用為名事若可久代將作程斯器也不獨堅之
為寶諒于人之有成

吳融古瓦硯賦

勿謂乎柔而無剛土埏而為瓦勿謂乎廢而不用瓦斷
而為硯藏器蠅屈逢時豹變陶甄已往含古色之幾年
磨瑩俄新貯秋光之一片厥初在冶成象毀方效姿論
堅等甃鬬縹勝瓷人莫我知是冬穴夏巢之日形為才

役乃上棟下宇之時扶同杞梓迴避茅茨若乃臺號姑
蘇殿稱粉詣樓標十二之聳閣起三重之麗莫不瓊甌
凝輝鴛鴦疊勢縫密如鑲行疎若綴銜來而月影重重
漏出而爐香細細觚稜金爵競托宮堯玉女胡人爭來
睥睨陵谷難定松薪忽焉朝歌有已秀之麥咸陽有不
減之烟是則縱橫舊址散亂荒阡風飄早落雨滴似穿
藏瀾迤之春蕪耕牛脚下照青熒之鬼火戰骨堆邊誰
能識處亦莫知年何期邂逅見寵雕鐫資乎有作備我

沉研磬在水以羞浮鐘因霜而謝響玉滴一墮松烟四
上山雞誤舞澄明之石鏡當頭織女疑來清淺之銀河
在掌異哉昔之藏歌益舞底日干霄繁華幾代零落一
朝委地而合墮塵土依人而却伍瓊瑤天祿石渠和鉛
即召風臺雪苑落筆爭邀依依舊物歷歷前朝沈家令
坐上迴看能無淚下江中書歸來偶見得不魂銷有以
見古今推移牢籠眇漫成敗皆分短長一貫何樹春秋
各千年何花開落惟一旦星隕地以為石盡滅光輝雞

升天而上仙別生羽翰異類猶然浮生莫算

王嵩粵孔子石硯賦

昔夫子有石硯焉邈觀器用宛無雕鐫古石猶在今人
尚傳從歎鳳兮何世至獲麟兮幾年爰止爰定幾徂幾
遷任往迴于几席垂翰墨于韋編時亦遠矣物仍在焉
非聖人之休祐安得茲而不捐泊乎俗遠聖賢教移齊
魯列廟以居先師攸主上熒熒以光澈旁翬翬而包固
介爾堅貞確乎規矩昔諸侯立政周道無聞嗟禮樂之仍

缺歎詩書之未分聖人乃啟以褒貶垂以典墳必藉之
器用成斯文益石固而人往亦事存乎硯云至乃方質
圓形銅模龜首雕飾為用陶甄可久橫綵煙而不絕添
綠水而常有豈如是石斯為不朽昔偶宣父厥容伊何
旁積垂露中含偃波時代遷移去游夏而彌遠日月逾
邁變炎涼之已多別有逢掖書生獻策東京仰望先哲
攻文後成叨秉筆以當問愧含毫于頌聲

僧貫休詠硯詩

淺薄雖頑樸其如近筆端低心蒙潤久入匣便身安應
是研磨久無為瓦礫看倘然人不棄還可比琅玕

劉禹錫贈唐秀才紫石硯詩

端溪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元闕里廟中空舊物
開方灶下豈天然玉蟾吐水霞光淨彩翰搖風絳錦鮮
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李琪詠石硯

遠來何嶺外近到玉堂間乍琢文猶澁新磨墨尚慳不

能濡大筆何要別秋山

右蘇易簡文房四譜

茗溪漁隱曰余為閩中漕幕常被檄于北苑修貢益熟
知其地矣造茶堂之後鳳凰山之麓有一泉覆以華屋
榜曰御泉其廣三四尺深五六尺釐其底止留泉眼特
一小井耳泉之東西二十餘步間兩山迴抱各有小溪
澗水流出其水皆可造茶即無深水瀦蓄滙以為潭者
子由所言味潭其地初無之又安得潭中石蒼黑堅緻

如玉以為硯乎又云歲貢龍鳳團不得鳳皇味潭水則不成此言愈誤也子瞻亦云建州鳳皇山如飛鳳下舞之狀山中有石聲如銅鐵作硯至美如有膚理此殆玉德也疑其太滑然至濫墨熙寧五年國子博士王頤始知以為硯而求名於余余名之曰鳳味又曰僕好用鳳味石硯然議者異同蓋少得真者為黯黹灘石所亂耳余於叢話前集已辨鳳味硯非出於北苑乃劍浦黯黹石蘓氏伯仲為王頤所紿信以為然故反以此灘石為

亂真耳

東坡鳳味石硯銘曰帝規武夷作茶園山為孤鳳翔且
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散虛竇殘璋斷壁澤而
黝治為書研美無右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黃眼爭妍
陋蘓子一見名鳳味坐令龍尾羞牛後余至富沙按其
地里武夷在富沙之南隸建安縣去城二百餘里北苑
在富沙之北隸建安縣去城二十五里北苑乃龍焙每
歲造貢茶之處即與武夷相去遠甚其言帝規武夷作

茶園者非也想當時傳聞不審又以武夷山為鳳皇山故有山為孤鳳翔且嗅之句其實北苑茶山乃名鳳皇山也北苑土色膏腴山宜植茶石殊少亦頑燥非研材余屢至北苑詢之土人初未嘗以此石為研方悟東坡為人所誑耳若劍溪黯澹灘有一種石黑眉黃眼自舊人以為研余意鳳味研必此灘之石然亦與武夷相去

遠矣

此一則
見前集

蘓子由鳳味石硯銘云北苑茶冠天下歲貢龍鳳團不

得鳳皇山味潭水則不成潭中石蒼黑堅緻如玉以為
硯與筆墨宜世初莫知也熙寧中太原王頤始發其妙
吾兄子瞻始名之然石性薄厚者不及寸最後得此長
博豐碩益石之傑子瞻方為易傳日効於前與有功專
為之銘曰陶土塗鑿崖石玄之蠹頴之賊涵清泉闕重
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棄不取長嘆息招伏
義揖西伯發秘藏與有力非相時誰為出

苔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而

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所珍也石雖
多種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為孔毅父作
龍尾研銘云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瓜膚而穀理金聲而
玉德此羅紋石也又詩云君不見成都畫手開十眉橫
雲却月爭新奇遊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
不見王孫青瑣橫雙碧腸斷浮空遠山色書空性命何
足論坐費千金買消息邇來喪亂愁天宮謫向君家書
硯中小窗虛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青紅此眉子石也

汪彥章詩云水蠶吐繭抽銀忽仙女鳴機號月窟雲綃
裂斷擲殘繻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
陶泓空俗骨故令玉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沒此刷
絲石也硯譜曰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
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錄云
歙石其最可尚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
留漬於其間是足過於端石矣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
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為

佳品也李長吉詩云端溪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
傭頑挹水含滿唇暗洒萇弘冷血痕劉夢得答唐秀才
贈紫石硯詩云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應知正草元闕
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蟾吐水霞光淨彩
翰搖風絳錦鮮東坡銘曰與墨為入玉靈之食與水為
出陰鑑之液益言其發墨與滋潤也研譜云端石有鸛
鵲眼為貴眼石病也余謂不然若犀象之有紋皆物之
奇也烏得以病言之舊見士人王堯佐所蓄端硯其一

眼正圓大若茱萸實青綠黃相重其色鮮美自外至心凡六七重誠為罕得也惟端石乃有眼流傳四方以此為辨若唐州紫石有絕佳者與端石亂真特以其無眼故得以辨之研譜又云青州紫金石文理粗亦不發墨獨不云唐州紫石蓋出於近歲余嘗侍親之官合肥合肥與唐鄧相去非遙商人多販此紫石硯來因置得之雖色澤可愛然膩甚不發墨計世間必多有此硯往往人皆以為端石矣綠石出於洮河研譜云性慥不起墨不

耐久磨山谷與文潛皆云堅可磨刀劍余未嘗見之故
莫能定其是否也山谷從人覓綠石研云久聞岷石鴨
頭綠可磨桂溪龍文刀莫嫌文吏不知武要試飽霜秋
兔毫文潛和魯直惠洮河之石冰壺研詩云洮河之石
利劍矛磨刀日解十二牛千年邊地困沙礫一日見寶
來中州黃子文章妙天下獨駕八馬森幢旒平生筆墨
萬金直竒煤利翰盈筐收誰持此硯叅几案風濶近手
寒生秋抱持投我棄不惜副以清詩帛如壁明窗試墨

吐秀潤端州歙州無此色銅雀臺瓦硯以古物而見貴
於世瓦色頗青其內平瑩厚有及寸者上多印工人姓
氏皆八分隸書也六一居士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略
云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在蓬蒿苔紋半減荒土
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敝網各有用誰使鐫鏤凸與
凹東坡作山谷銅雀研銘云漳濱之埴陶氏我厄受成
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反天宅遇發丘將復為麟
獲穎濱遺老云客有游河朔登銅雀廢臺得其遺瓦以

為硯甚堅而澤歸以遺余為之銘畧云土生萬物而能
長存銅雀初成萬瓦雲屯得水而挺得火而堅水乾火
冷而土不遷石質金聲水火則然臺毀棟摧誰使獨全
披榛得之如見古人來為我研明窗細氈東觀餘論云
研譜言相州真古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
乃以澄泥如古瓦狀埋土中久而研之然近有長安民
獻秦武公羽陽宮瓦十餘枚若今人甬瓦然首有羽陽
千歲萬歲字瓦殊不朽腐其比相州瓦又增古矣則知

相州古瓦未必朽腐蓋傳聞之誤爾研錄云紅絲石出於青州黑山其理紅黃相叅二色皆不甚深理黃者其絲紅理紅者其絲黃其紋上下通徹勻布漬之以水則有濕液出於其間以手摩拭之久而黏着如膏若覆之以匣至開時數日墨色不乾經夜即其氣上下蒸濡著於匣中有如雨露自得茲石而端歛之石皆置之巾笥不復視已研譜云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彥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彥

猷甚奇此硯以為發墨不減端石東坡云唐彥猷以青
州紅絲石為甲或云惟堪作斝盆蓋亦不見佳者今觀
雲菴所藏乃知前人不妄許爾余今折衷此三說東坡
之說與彥猷合而永叔之說太過余嘗見此石亦潤澤
而不枯燥但堅滑不甚發墨彥猷知青社日首發其秘
故著硯錄品題為第一蓋自奇其事也至永叔乃謂紅
絲石硯須飲之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若是則非
硯材矣因記談苑云徐鉉工篆隸好筆硯歸朝聞鄴人

耕地時有得銅雀臺古瓦琢為硯甚佳會所親調補鄴
令囑之經年尋得古瓦二絕厚大命工為二研持歸而
以授鉉鉉得之喜即注水將試墨瓦瘞久燥甚得水即
滲盡又注之隨竭有聲嘖嘖焉鉉笑曰豈銅雀之渴乎
終不可用與常瓦礫無異然則永叔之說無乃類此乎
右胡仔苕溪漁隱叢話

唐李嶠詠硯

左思裁賦日王充作論年
先隨錦文發形帶石巖圓積

潤循毫裏開池小學前君苗徒見藝誰詠士衡篇

唐杜甫詠石硯

平公今詩伯秀發吾所羨奉使三峽中長嘯得石硯巨
璞禹鑿餘異狀君獨見其滑乃波濤其光或雷電聯坳
各盡墨多水遞隱見揮灑容數人十手可對面比公頭
上冠正質未為賤當公賦佳句况得終清宴公含起草
姿不遠明光殿致于丹青地知汝隨顧盼

唐李賀楊生青花紫石硯歌

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剝抱水含滿唇
暗灑萇弘冷血痕紗帷晝暖墨花春輕溫漂沫松麝熏
乾膩薄重立脚勻數寸光秋無日昏圓毫促點聲靜新
孔硯寬頑何足云

唐李山甫古石硯

追琢他山石方圓一勺深抱貞惟守墨求用每虛心波
浪因文起塵埃為廢侵憑君更研究何啻直千金

唐盧仝贈徐景仁石硯別

靈山一片不靈石手斲成器心所惜鳳鳥不至池不成
蛟龍乾蟠水空滴青松火鍊翠煙凝寒竹風搖遠天碧
今日贈君離別心此中至淺造化深用之可以過珪璧
棄置還為一片石

唐李咸用謝友生遺端溪硯

尋常濡翰次恨不到端溪得自新知己如逢舊解携翫
餘輕照乘謝次等懸黎靜對勝凡客閒窺憶好題媧天
補剩石昆劍切來泥著指痕猶濕停旬水未低呵雲潤

柱礎筆彩飲虹霓鵠眼工諳謬羊肝士乍刳連漸光比
鏡囚墨膩於礬書信成池黑吟須到日西正誇憂盜竊
將隱怯攀躋捧受同交印矜持過秉珪草顛終近旭嬾
癖必無嵇用合緣鸚鵡珍應負會稽貞姿還落落寒韻
或淒淒風月情相半煙花勢豈迷宜從方袋挈枉把短
行批磈小金為斗泓澄玉作隄

右詩雋類函

即墨侯傳

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性好山水隱遁不仕因
採訪使遇之于端溪謂曰子有樸質沉厚之德兼有奇
相體貌紫光噓呵潤澈頗負材器但未遇哲匠琢磨耳
禮不云乎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子其謂矣今
明天子御四海六合之內無不用之材無不成之器我
今奉命巡察天下風俗採訪海內遺逸安敢輒忘厥職
見賢不荐者歟子無戀溪泉自取沉棄耳虛中曰僕生
此南土遠在峽隅自不知材堪器用既辱採訪敢不唯

命是從採訪使遂命博士金漸之規矩磨礪不日不月
果然業就虛中器度方圓皆有邊岸性樸謹默中心坦
然若汪汪萬頃之量也採訪使以聞于有司考試之與
燕人易元光研覈合道遂為雲水之交有司荐于上上
授之文史登臺省處右職上利其器用嘉其謹默詔命
常侍御案之右以備濡染因累勛績封為即墨侯虛中
自歷位常與宣城毛元銳燕人易元光華陰楮知白常
侍左右皆同出處時人號為相須之友

史臣曰衛有大夫石碯其先顓帝之苗裔也出靖伯之
後曰甫甫生石仲仲之後曰碯春秋時仕衛世為大夫
焉即墨侯石氏與衛大夫即不同也蓋出五行之精八
音之靈岳結而生稟質而名懷寶為玉吐氣為雲發矧
利刃與天地常存者也

右文嵩四友傳

萬石君羅文傳

羅文歆人也其上世常隱龍尾山未嘗出為世用自秦

棄詩書不用儒學漢興蕭何輩又以刀筆吏取將相天下靡然效之爭以刀筆進雖有奇產不暇推擇也以故羅氏未有顯人及文資質溫潤縝密可喜隱居自晦有終焉之意里人石工獵龍尾山因窟入見文塊然居其間熟視之笑曰此所謂邦之彥也豈得自棄于巖穴耶乃相與定交磨礱成就之使從諸生學因得與士大夫游見者咸愛重焉武帝方向學喜文翰得毛穎之後毛純為中書舍人純一日奏曰臣幸得收錄以備任使然

以臣之愚不能獨大用今臣同事皆小器頑滑不足以
置左右願得召臣友人羅文以相助詔使隨計吏入貢
蒙召見文德殿上望見異焉因玩弄之曰卿久居荒土
得被漏泉之澤涵濡浸漬久矣不自枯槁也上復叩擊
之其音鏗鏗可聽上喜曰古所謂玉質而金聲者子真
是也使待詔中書久之拜舍人是時墨卿楮先生皆以
能文得幸而四人同心相得歡甚時以為文苑四貴每
有詔命典策皆四人謀之其大略雖出于上意必使文

潤色之然後琢磨以墨卿謀畫以毛純成以受楮先生
行之四方遠夷無不達焉上嘗歎曰是四人者皆國寶
也然重厚堅貞行無瑕玷自二千石至百石吏皆無如
文者命尚方以金作室以蜀文錦為薦褥賜之其後于
闐進美玉上使以玉作小屏風賜之并賜高麗所獻銅
瓶為飲器親愛日厚如純輩不敢望也上得羣材用之
遂內更制度修律歷講郊祀治刑獄外征伐四夷詔書
符檄禮文之事皆文等預焉上思其功制詔丞相御史

曰益聞議法者常失于太深論功者常失于太薄有功而賞不及雖唐虞不能以相勸中書舍人羅文久典書籍助成文治厥功茂焉其以歛之祁門三百戶封文號萬石君世世勿絕文為人有廉隅不可犯然搏擊非其任喜與老成知書者游常曰吾與兒輩處每慮有玷缺之患其自愛如此以是小人多輕疾之或諛于上曰文性貪墨無潔白稱上曰吾用文掌書翰取其便事耳雖貪墨吾固知然不如是亦何以見其才自是左右不敢

言文有寒疾每冬月侍書輒面凍不可運筆上特賜之
酒然後能書元狩中詔舉賢良方正淮南王安舉端紫以
對策高第待詔翰林超拜尚書僕射與文並用事紫雖
乏文采而令色尤可喜以故常在左右文浸不用上幸
甘泉祠河東巡朔方紫常扈從而文留守長安禁中上
還見文塵垢滿面頗憐之文因進曰陛下用人誠如汲
黯之言後來者居上耳上曰吾非不念爾以爾年老不
能無少圓缺故也左右聞之以為上意不悅因不復顧

省文乞骸骨伏地上詔使駙馬都尉金日磾翼起之日
磾胡人初不知書素惡文所為因是擠之殿下顛仆而
卒上憫之令宦者瘞于南山下子堅嗣堅資性溫潤文
采縝密不減文而器局差小起家為文林郎侍書東宮
昭帝立以舊恩見寵帝春秋益壯喜寬大博厚者顧堅
器小斥不用堅亦以落落難合于世自視與瓦礫同昭
帝崩大將軍霍光以帝平生玩好器用後宮美人置之
平陵堅自以有舊恩乞守陵拜陵寢郎後死葬平陵自

文生時宗族散四方高才奇特者王公貴人以金帛聘
取為從事舍人其下亦與巫醫書筭之人游皆有益于
其業或因以致富焉

贊曰羅氏之先無所見豈左氏所稱羅國哉考其國邑
在江漢之間為楚所滅子孫疑有散居黔歛間者嗚呼
國既破亡而後世猶以知書見用至今不絕人豈可以
無學術哉

右東坡集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勅朕恢張文治搜攬奇材石崖可磨可鐫挺生國器王
言如綸如緯允藉詞源載嘉鳳味之姿庸陟鰲扉之選
石鄉侯石虛中溫潤而縝密重厚而剛方風範端凝面
目嚴冷巧匠斲山骨剖元化之精英擲地作金聲露斯
文之圭角廉而不劘澤乎其容對冰壺以雙清陋肉食
之無墨圓成規方成矩凜若通材磨不磷涅不緇屹然
雅操披拂則管邑中令切磋則上林客卿秦徒引重於

陶泓唐始見推於薛稷母抱端溪之璞盍呈孔席之珍
聘以寶奩登之書府磨礪以須王出提挈而當案前期
練色以補天豈研朱而滴露日高丈五影動磚花夜草
制三風生玉箸若竇儀之清以介與楊憶之勁而剛是
以似之予其潔也於戲徒得君重文章騰萬丈之光其
代予言號令有三代之烈勉加灑濯式副簡求可依前
石鄉侯除翰林學士

代石虛中謝表

竹溪林史君

銜而求驚德慙粟玉之非命以濡毫班冠花磚之列榮
光驟發駭汗交流伏念臣樣不入時器非適用未親宗
匠尚欠切磋之功見謂麓材徒慕端方之操幸不折於
屢挫幾見買以一官徒吟溪友之詩寧索山人之價少
年好古博雅不遺斷缺之文人情厭舊喜新誰顧塵埃
之物惟昔共文房之好於今皆儒席之珍毛穎以尖新
相誇陳元以剛介自許無滴水相及之惠有毀瓦求食
之譏誰能轉手致之清波固有反面至于下石尋譖牒

之遠近目以新人據几案而鄙夷指為賤士歛賜班而

絕席

來歛借字用

陶抗議以論錢

劉陶

獻技者貽笑於馬肝盜

名者致身於龍尾

歛有龍尾石

人爭求售世孰聘珍或以火

色誚周或以金聲忌綽書難自鬻進無石生之媒洗以

索瘢譽之山公之啓雖磨不磷所友必端寧守黯之不

欺

賈黯

肯附條而求進

蔡條

誰為洒濯已分泥塗詎圖不直

一杯水之才而乃獲寘七寶床之右恩深縲籍時蒙宮

錦之盼意重提撕更被寶奩之賜章身既紫對眼常青

濡染固勤愧淵源之易涸氣質難化知圭角之未除徒
堅石不轉之心莫效壁俱碎之報茲益恭遇陛下得肆
筆成書之妙有斲珣為璞之心謂古人之制作尚傳以
重厚為貴若近世之雕鐫雖至而輕薄者多凡辭章之
體製不工亦材質之醇疵相半苦厭儕流之纖巧斯收
巖穴之沉淪寧不汝瑕俾為吾用臣敢不自礪爾質務
潔其身從我而無所取材小器偶叨於承乏掌制而不
善為斲拙工未免於包羞

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誥

後村劉中書

朕招延鴻碩興起藝文博約鑽之彌堅既咸推於宗匠
號令煥焉可述其遂長於禁林爰錫贊書以旌儒彥具
官某內涵珍璞外凜丰稜不膚撓於他人亦眼高於餘
子膺朝廷之物色得於築巖加師友之切磋可以攻玉
性非燥濕所遷變語不雕鐫而混成一泓之水未足多
萬斛之源所從出陋瓦注之拙野易以精工崑體之

輕浮返之古雅不敢儕諸陶冶之列居常置之几案之
旁屬當北門徠直之虛孰堪東里潤色之選求人惟舊
朕殊惜居易之老香山取友必端卿何愧九齡之產韶
石遂予環於荒遠俾濡墨於禁嚴噫王言如絲賴發明
於德意我心匪石益磨礪於忠規若時耆英奚俟訓敕
代石虛中謝表

割紫雲之石聊以自娛上白王之堂出於親擢持鈍頑
之陋質汗清切之邇聯伏念臣品在下中譜尤晚後望

修門之日遠覺幽谷之地寒抱璞櫝藏非敢索山人之
價剖珍包貢不圖近天子之光登之寶床收以宮錦澡
身雖潔仄目實繁議臣山之未醇評臣黯之太褊洗吹
不已竟難求索於疵癥磨涅縱多終莫磷緇於堅白豈
必染馬肝之指居然先鳳味而鳴獎發藻之微勞躋摛文
之真拜與陳元毛穎同召見非供鎮紙之需逢李斯趙
高不喜儒獨結衡書之眷仍分茅之舊爵出視草之新
綸茲益伏遇陛下操砥礪之權剗雕鐫之弊勒碑浯水

寧無老學之磨應制金鑾或用宮嬪之捧致此支機之
具逼於華蓋之躔臣敢不洒濯俗塵切磋舊學藉墨卿
以風顧雖慙臺閣之文以石生為媒或可致巖穴之士

右文房四友除授集

擬駁石鄉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奏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今月日奉聖旨石鄉
侯石虛中除翰林學士令臣書讀者

胡謙厚

右臣聞獨坐玉堂必須時彥代敷綸命難委簾材乃令
他山之藏得列禁林之直素非鴻碩寧免封還謹按石
鄉侯石虛中樸魯不文頑鈍無恥觀其外若渾渾爾叩
其中則硜硜然介以持身雖云磨之而不磷巧於逐物
未免澀之而即緇養望泗濱非若磬之和聲韜光巖穴
非若玉之潤木或逞其滑而陳元至於見拒或負其狠
而毛穎且為所摧或競絲羅之文或誇眉目之秀無非
虛貌之鎮壓安能遜志以磨礪李靖欲與結鄰祇自惑

也洪芻不為作傳豈無見乎今將擢自南山登之西掖
正恐成章必露其圭角雅志惟尚於雕鐫但知竊勺水
以自多烏得如湧泉之不竭何以潤皇猷之色何以昭
雲漢之光欲望聖慈亟收成命欲華我國必重斯文毋
受燕人之欺且致卞和之泣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謹
具奏聞伏候勅旨

右擬彈駁四友除授集

硯即研也今以端石為上

博物志引研譜載天下之硯四十餘品以青州紅絲石
硯為第一端州斧柯石為第二歙州龍尾石為第三自
漢天子皆用玉硯魏武有純銀參帶臺硯張華于闐青
鐵硯柳公權用青州石末而次絳州後始重端歙臨洮
又有澄泥硯未央瓦銅雀瓦正謂其澄泥也自今論之
細潤發墨總不如端而歙次之駝磯廬山以次皆不及
也吳曾云許渾自廣至新興詩云洞丁多斲石蠻女半
淘金自注云端州斲石李賀硯歌云端州石工巧如神

踏天磨刀割紫雲李肇曰端溪紫石硯天下通用程泰之曰歛龍尾硯李主創之唐未見也見王中舍硯譜東坡破柳公權青州石末之論劉原父證李士衡天寶端石之偽葉少蘊譏歐陽公之稱歛石則端之妙由來久矣端州以欽宗時升為肇慶府杜綰云石出斧柯山靈竿峽對望山也凡四種曰巖石曰小湘石曰後厯石曰砬坑西巖之下巖為勝龍巖乃唐初取硯處色紫而不及下巖其眼有暈數十重他眼色黃又曰大秋風小秋

風曰桃花諸類今肇慶水坑尚在有將軍坑梅花坑老坑諸坑以水巖為最辨之以蕉葉白火納文為真此亦石病其全色者尤妙特其紫色淡耳張世南論端石硯有火黯即火納也其他曰屏風背色紫而石堅磨之即滑不如水巖之嫩而有鋒也朱子暇宦此最留心水坑石有理橫斷者極發墨宋所未有又何取乎硯山哉陸文裕曰洮河綠石出洮州衛上關西與西番接壤唐以來名人採以製硯宋失其地故士大夫尤貴重之色有

淺深體有老嫩猿頭斑瓜皮黃蝨子紋者為佳雪花無
景者不足貴今泯州亦產硯石似一類云元美言得周
益公硯有洮瓊二字唐開元間獵人葉氏得石于長城
里琢為硯遂聞天下山在竿闔嶺之巘兩水夾之水盡
處乃產硯石有坑一曰緊足次曰羅紋今呼為舊坑又
次曰莊基三坑相去百餘步而石品迥異舊坑又自為
三曰泥漿曰棗心曰綠石去舊坑纔數尺而石品復異
自莊基北行二里泝溪而上曰眉子坑則東坡所歌者

今在水底不可斲矣舊坑絲石為上生在石中斲者先
頑石次得硯材然極粗工人名曰麤麻石石心最緊處
為浪出至慢處為絲愈慢出為羅紋故曰緊處為浪慢
處為絲如水理然絲之品不一曰刷絲曰內裏絲曰
叢絲曰馬尾絲獨吐絲為奇正視之疎疎見黑點如洒
墨側視之刷絲燦然工人謂之硯寶蓋石之精云惟素
心坑或有之他產則劣故三衢絲石黑而頑南路絲石
暗黝綿潭絲石浮而滑夾路絲石紅而枯水池山絲石

枯而燥皆不甚宜筆墨云宋謝暨知徽州時嘗于舊坑
取石貢理宗初坑上嘗有五色雲氣如錦衾郡檄隨雲
所覆處斲之得佳石有白文繞兩肱宛如二龍既發為
硯雲氣不復見矣

右方以智通雅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八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

九至
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陸湘

貢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鮑之鍾

謄錄監生臣齊兆求

欽定四庫全書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九

錢唐倪濤撰

歷代書論三十九

器用之三
紙譜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大事書于策小事簡牘而已而又
告用札釋名云札者櫛也如櫛之比編之也亦策之類
也漢興已有牘紙代簡而未通用至和帝時蔡倫字敬
仲用樹皮及敝布魚網以為紙奏上帝善其能自是天
下咸謂之蔡侯紙

左伯字子邑漢末益能為之故蕭子良荅王僧虔書云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說文云紙者絮一苦也從糸氏聲蓋古人書于帛故裁
其邊幅如絮之一苦也

張芝善書寸紙不遺有絹必先書後練

釋名曰紙者砥也謂平滑如砥石

幅紙古者以纁帛依書長短隨事截之以代竹簡也
服虔通俗文曰方絮曰紙字從糸氏無氏下從巾者

桓元今曰古無紙故用簡非主于恭今諸用簡者宜以黃紙代之

虞豫表云祕府有布紙三萬餘枚不任寫御書乞四百枚付著作吏寫起居注

古有藤角紙范甯教曰土紙不可作文書皆令用藤角紙

古謂紙為幡亦謂之幘蓋取繒帛之義也自隋唐已降乃謂之枚張華造博物志成晉武帝賜側理紙萬番南

越所貢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蓋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邪側因以為名也

李陽冰云紙常宜漚藏篋笥勿令風日所侵若久露埃塵則枯燥難用攻書者宜謹之

歐陽通紙必堅潔白滑者方書之

王右軍為會稽謝公就乞牋紙庫內有九萬枚悉與之桓宣武云逸少不節

枹朴子曰洪家貧伐薪買紙墨故不得早涉藝文常乏

紙故每所寫皆反覆有字人少能讀

御史故事云按弹奏白簡為重黃紙為輕今一例白紙無甚差降矣

古彈文白紙為重黃紙為輕故彈王源表云源官品應黃紙臣輒奉白簡以聞矣

國史補云紙之妙者則越之剡藤苔牋蜀之麻面屑骨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牋雲陽州六合箋蒲州白薄重妙臨川滑薄

唐韋陟書名如五朵雲每以綵牋為緘題時人譏其奢縱

漢初已有桴紙代簡成帝時有赫蹏書詔應劭曰赫蹏薄小紙也至後漢和帝元興中常侍蔡倫剉故布及魚網樹皮而作之彌工如蒙恬已前已有筆之謂也又棗陽縣南蔡倫宅故彼土人多能作紙又庾仲雍明州記云應陽縣蔡子池南有石曰云是蔡倫舂紙臼也一云耒陽縣

黔歛間多良紙有凝霜澄心之號復有長者可五十尺
為一幅蓋歛民數日理其楮然後于長船中以浸之數
十夫舉杪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節之于是以大薰籠
周而焙之不上於牆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勻薄如一
蜀中多以麻為紙有玉屑屑骨之號江浙間多以嫩竹
為紙北土以桑皮為紙剡溪以藤為紙海人以苔為紙
浙右以麥麴稻稈為之者脆薄以麥膏油藤紙為之
者尤佳

漢末左伯字子邑又能為紙故蕭子良答王僧虔書云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
神盡思妙物遠矣邈不可追

仲將韋
誕字也

宋張永自造紙墨

見墨部

蜀人造十色牋凡十幅為一榻每幅之尾必以竹夾夾
和十色水逐榻以染當染之際棄置堆埋堆盈左右不
勝其委頓逮乾則光彩相宣不可名也然逐幅于方版
之上研之則隱起花木麟鸞千狀萬態又以細布先以

麪漿膠令挺隱出其文者謂之魚子牋又謂之羅箋今
剡溪亦有焉亦有作敗麪糊和以五色以紙曳過令霑
濡流離可愛謂之流沙牋亦有煮皂子膏并巴豆油
傳于水面能點墨或丹青於上以薑搵之則散以狸鬚
拂頭垢引之則聚然後畫之為人物研之為雲霞及鷺
鳥翎羽之狀繁縟可愛以紙布其上而受采焉必須虛
窻幽室明繁淨水澄神慮而製之則臻其妙也近有江
表僧于內庭造而進上御毫一洒光彩煥發

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已具叙事中本草云陟釐味甘大
溫無毒止心腹大寒溫中消穀強胃氣止洩痢生江南
池澤陶隱居云此即南人用作紙者唐本注云此物乃
水中苔今取為紙名為苔紙青黃色體澁小品方云水
中鹿苔也音陟釐陟釐與側黎相近側黎又與側理相
近也又云即石髮也 薛道衡詠苔紙云今來承玉管
布字轉銀鈎

丹陽記江寧縣東十五里有紙官署齊高帝于此造紙

之所也嘗造凝光紙贈王僧虔

一云銀光紙也

段成式在九江出意造紙名雲藍紙以贈溫飛卿

江南僞主李氏常較舉人畢放榜日給會府紙一張可
長二丈濶一丈厚如繒帛數重令書合格人姓氏每紙
出則縫掖者相慶有望于成名也僕頃使江表觀今壞
樓之上猶存十數幅

林邑記云九真俗書樹葉為紙

畫品云古畫尤重紙上者言紙得五百年絹得三百年方壞

歷代名畫記云背書畫勿令用熟紙背必皺起宜用白滑漫薄大幅生紙紙縫先避畫者人面及要節處若縫之相當則強急卷舒有損要令參差其縫則氣力均平太硬則強急太薄則失力絹素彩色不可擣理紙上白者可以砧石妥貼之仍候陰陽之氣調適秋為上時春為中時夏為下時暑濕之時不可也

歷代名畫記云江東地潤無塵人多精藝好事者常宜置宣紙百幅用法蠟之以備模寫古人好搨畫十得七

八不失神彩筆蹟亦有御府搨本謂之官搨

搨紙法以江東花葉紙用柿油好酒浸一幅乃下鋪不
浸者五幅上亦鋪五幅乃細卷而捶之候浸漬染着如
一搨書畫若俯止水窺朗鑑之明徹也

初舉子云宜賣
入詞場以護試

紙避他
物所污

資暇云松花牋代以為薛濤箋誤也松箋其來舊矣元
和之初薛濤尚斯色而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牘
之乃命匠人狹小為之蜀中才子既以為便後減諸牋

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箋今蜀中紙有小樣者皆是也非
松花一色

唐初將相官告亦用銷金牋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
花牋而已厥後李肇翰林志曰凡賜與徵召宣索處分
曰詔用白麻紙勅撫軍旅曰書用黃麻紙太清宮內道
觀荐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辭諸陵荐告上衣
表內道觀文並用白藤紙凡赦書德音立后建儲大誅
討免拜三公命相命將並用白藤紙不用印雙日起草

隻日宣宰相使相官告並用色背綾金花紙節度使並
用白背綾金花紙命婦即金花羅紙吐蕃及贊普書及
別錄用金花五色綾紙上白檀木真珠瑟瑟鈿函金鎖
鑰吐蕃宰相摩尼師已下書用五色麻紙南詔及清平
官書用黃麻紙

傅咸紙賦

蓋世有質文則理有損益故禮隨時變而器與事易既
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而當策夫其為物厥美可珍庶

方有則體潔性真含章蘊藻寔好斯文取彼之淑以爲
己新攬之則舒捨之則卷可屈可伸能幽能顯

薛道衡詠苔紙詩

昔時應春色引綠泛清流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

韋莊乞彩牋歌

浣花溪上如花客綠間紅藏人不識留得溪頭瑟瑟波
潑成紙上猩猩色手把金刀裁綠雲有時剪破秋天碧
不使紅霓段段飛一時驅上丹霞壁蜀客才多染不供

卓文醉後開無力孔雀銜來向日飛翩翩壓折黃金翼
我有歌詩一千首磨礪山岳羅星斗開卷常疑電雷驚
揮毫只怕龍蛇走班班布在詩人口滿軸松花都未有
人間無處買烟霞須知得自神仙手也知價重連城璧
一紙萬金猶不惜薛濤昨日夢中來慇懃勸向君邊覓
僧齊已謝人贈碁子綵牋詩

陵陽碁子浣花箋深愧携來自錦川海蚌琢成星落落
吳綾隱出鳳翩翩留防桂苑題詩客惜寄桃源敵手仙

捧受不堪思出處七千餘里劍關前

舒元興悲剡溪古藤文

剡溪上綿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栴逼土雖春入土脉他
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
到春必動此藤亦本于地方春且死色問溪上之有道
者言溪上多紙工持刀斬伐無時劈剥皮肌以給其業
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
有命于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

為人中傷致一物疵厲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
洛西雍歷見言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悟曩見剡藤
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自專
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甚自安
重皆不啻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
者亦皆斂手無語其衆者果自謂天下文章歸我遂輕
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于折楊黃花中言偃
卜子夏文學陷入于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

百人人人筆下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歿藤命甚易業波頽咨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語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其理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橫及于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關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天關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

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右朱長文墨池編

論紙品

蘭亭叙用鼠鬚筆書烏絲闌蠟紙所謂蠟紙蓋寔絹帛也烏絲闌即是以墨間白織其界行耳布縷為紙今蜀箋猶多用之其帝遇水滴則深作窠曰然後乃爾故薄而清瑩者乃可貴古稱剡溪本以越溪為勝今越之竹紙甲于他處而藤乃獨推撫之清江清江佳處在于堅

滑而不留墨新安玉板色理極膩白然質性頗易軟弱
今士大夫多糝而後用既光且堅用得其法藏久亦不
蒸蠹又吳人取越竹以梅天水淋眼令稍乾反覆捶之
使浮茸去淨筋骨瑩徹是為春膏其色如蠟若以佳墨
作字其光可鑑故吳箋近出而遂與蜀產抗衡江南舊
稱澄心堂紙劉貢父詩所謂百金售一幅其貴如此今
亦有造者然為吳蜀牋所掩遂不盛行于時外國如閣
婆高麗亦皆出紙高麗紙類蜀中冷金縝寔而瑩闊婆

者厚而且堅而長者至三四丈商人云造時使幅端連引故得爾長胡人用作帷幄脩齋供則張之滿室若有嘉會乃更設花布及罽綺所為者

春膏紙詩

吳門孫生造春膏紙尤造其妙余嘗賦詩曰膏潤滋松雨孤高表竹君夜磴寒擣玉春几瑩鋪雲越地雖呈瑞吳天乃策勲莫言名晚出端可大斯文 近觀米南宮有一帖云余嘗硯越州竹光透如金板在油拳上矩截

作軸入笈番覆數十張學書作詩寄薛紹彭劉涇云越
筠萬杵如金板每用杭油與池蠶高壓巴郡烏絲闌平
欺澤國清華練老無他物適心目天使殘年同筆硯圖
書滿室翰墨香劉薛何時眼中見薛和之云書便瑩滑
如碑板古來精紙惟聞蠶杵成剡竹光凌亂何用區區
書素練細分濃淡可評墨副以谿石難作硯世傳此語
誰復知千里同風未相見以此觀之則其擅美益可知
矣

紙分陰陽面

凡紙皆以澆處向上為陽著簾處向下為陰今人多為
向陽而背陰益以陽面雖粗而光滑不凝滯陰背雖細
而艱滯能沁墨故也然太滑又易失用筆之意太澁又
推筆不行惟今之清江及越竹紙其陰面細而不澁用
以作字筆法具存其陽面則光潤太甚筆鋒未到而墨
已先馳似過于駿快也

右陳標負暄野錄

梁江洪為傅建康詠紅箋詩

雜采何足奇惟紅偏可作

去聲

灼爍數蕖開輕明似霞破

鏤質卷方脂裁花承百和不遇精華人豈入風流座

梁宣帝詠紙詩

皎白猶霜雪方正若聯碁宣情且記事寧同魚網時

梁劉孝威謝公紙啓

雖復鄴殿鳳銜漢朝魚網平淮桃花中宮穀樹固亦慙
茲靡滑謝此宣光

周朴謝友人惠箋紙并筆

范陽從事獨相憐
見惠霜毫與彩箋
三副緊纏秋月光
五般方翦蜀江煙
宵徵覺有文通夢
日習慚無子諒篇
欲着不將兩處用
歸山閒向墨池前

改成式與溫庭筠雲藍紙絕句并序

一日辱飛卿九寸小紙兩行親書云
要采箋十番錄少詩
為予有雜箋數角多抽揀與人既玩之
輕明復用殊麻滑
尚愧大庾所得猶至四百枚
豈及右軍不節盡付九萬幅

因知碧雲棋上重翻懊惱之辭紅葉溝中更擬相思之曲
固應桑根作本藤角為封古拙不重蔡侯新樣偏饒桓氏
何啻奔墨馳騁有貴長蘆下筆縱橫偏求側理所恨無色
如魚卵狀如馬肝稱寫璇璣且題裂帛者予在九江出意
造雲藍紙既乏左伯之法全無張永之功輒分五十枚并
絕句一首或得間中暫當藥餌也三十六鱗充使時數番
尤得裏相思待將袍襖重抄了盡寫襄陽掘柘詞

右蘓易簡文房四譜

唐李嶠詠紙

妙跡蔡侯施芳名左伯馳雲飛錦綺落花發縹紅披舒
卷隨幽顯廉方合軌儀莫驚反掌字當取葛洪規

梁江洪為傅建康詠紅箋

雜彩何足奇惟紅偏作可灼爍類蕓開輕明似霞破鏤
質卷芳脂裁花承百和且傳離別心復是相思裏不值
情牽人豈識風流座

唐楊巨源酬崔駙馬惠牋百張

百張雲樣亂花開
七字文頭豔錦回
浮碧空從天上得
殷紅應自日邊來
捧持價重凌雲葉
封裏香深笑海苔
滿篋清光應照眼
欲題風韻愧凡才

唐陸龜蒙襲美以魚牋見寄因謝成篇

擣成霜粒細鱗鱗
知作愁吟幸見分
向日乍驚新繭色
臨風時辨白萍文
蘓子曰白萍
好將花下承金粉
堪送天邊
詠碧雲見倚小牕
親襞染盡圖春色
寄夫君

唐皮日休奉酬見答魚牋之作

輕如隱起膩如飴除却鮫工鮮製稀欲寫恐成河伯詔
試裁疑是大仙衣毫端白獺脂猶濕指下水蠶子欲飛
若用莫將閒處去好題春思贈江妃

唐韓愈酬李員外寄紙筆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兔尖針莫並繭淨雪難如莫
怪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右詩雋類函

王直方詩話云澄心堂紙乃江南李後主所製國初亦

不甚以為貴自劉貢父首為題之又邀諸公賦之然後
世以為貴重貢甫詩云當時百金售一幅澄心堂中千
萬軸後人聞名寧復得就今得之亦不識文忠公詩云
君不見曼卿子美真奇才久已零落埋黃埃君家雖有
澄心紙有敢下筆知誰哉梅聖俞云寒溪浸楮春夜月
敲冰舉簾勻割脂焙乾堅滑若鋪玉一幅百金曾不疑
東坡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畚曾作百金收又從宋肇
求此紙云知君已厭雕肝腎分我江南數斛愁

右漁隱叢話

好時候傳

楮知白字守元華陰人也其先隱居商山之百花谷因
谷氏焉幼知文多為高士之首冠自以村散不仕殷太
戊失德與其友桑同生入朝直諫拱于庭七日太戊納
其諫而取德以致聖敬日躋因賜邑于楮其後遂為楮
氏二十二代祖枝因後漢和帝元興中下詔徵巖穴隱
逸舉賢良方正之士中常侍蔡倫搜訪得之于來陽貢

于天子天子以其明白方正舒卷平直詩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者也用為史官以代簡冊尋拜治書侍御史奉職勤恪功業昭著帝用嘉之封好時侯其子孫世修厥職累代襲爵不絕博好藏書尤能徧繕自來文籍以至經誥典策及釋道百氏之書無不載之素幅遇其人則舒而示之不遇其人則卷而懷之終不自矜其該博晉宋之世每文人有一篇一詠出于人口者必求之繕寫于是京師聲價彌高皆以文章貴達歷齊梁陳隋

已至今朝廷甚見用之白為人好薦賢汲善能染翰墨
與人鋪舒行藏申冤雪恥呈才述志啓白公卿台輔以
至達于天子未嘗有所難阻隱蔽歷落布在腹心何祇
于八行者歟知白家世自漢朝迄今千餘載奉業世官
功業隆盛簿籍圖詩布于天下所謂日用而不知也知
白以為不失先人之職未嘗輒伐其功與宣城毛元銳
燕人易元光南越石虛中為相須之友每所歷任未嘗
不同知白自國子受牒補主簿直弘文館為書吏所賂

因潤而隆之當軸素知廉潔憐而不問他日方戒而用之是以其道益光曾無背面累遷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直筆之下善惡無隱明天子御宇海內無事志于經籍特命刊校集賢御書書成奏之天子執卷躬覽嘉賞不已因是得親御案乃復嗣爵好時侯

史臣曰春秋有楮師氏為魏大夫乃中國之華族也好時侯楮氏蓋上古山林隱逸之士莫知其本出然而功業昭宣其族大盛為天下所用利矣世世封侯爵食不

亦宜乎

右文嵩四友傳

安晚先生楮知白詔

詔曰朕讀司馬遷史記知楮先生名舊矣想其議論風采恨不同時卿養素林下潔己不污操行砥平襟量寬博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凡古今治忽人物賢不肖納納容受豈若輕縑有窘邊幅且學貫九流事窮千載六經百氏靡不該洽可謂博學多識之士矣朕稽古之暇富

於著述方與毛穎陶泓陳元三人者朝夕從事獨卿懷
長材以傭書自給浮湛市肆間人情番薄堅忍不顧雖
宋人之刻蔡倫之造玉雪楚楚曾不與易豈老於世故
猶有結繩之風歟其亟就公車與衆賢雜還而進以抒
心畫以展素蘊用騰洛價毋鬱剝藤故茲詔召想宜知
悉

竹溪林史君代楮知白謝

雲隔幾重自喜卷舒之適風馳一劄俾陪雜還之賓非

薄何堪震疊自愧伏念臣源流好時飄泊剡溪江以濯
陽以暴之歸潔而已鄰之厚君之薄也奚擇於斯家有
鳳樓之譏世以蟬翼為重雖曹交亦長九尺而衛尉不
值一錢謂其文婉白以取青謂其視看朱而成碧一紙
豈賢於從事百番僅免於參軍徒令沉浸以滿家且疑
破碎而害道補綴以進安得趙普之薦賢邊幅是脩堪
笑子陽之待士自高曾累葉而下有善和千卷之藏刻
楮自勞學者徒費誰肯為之道地乃俾貴于洛陽豈陳

元毛穎之流力期推挽念左伯恭倫之後久歎寂寥誤
與剡聞致叨簡拔茲益恭遇陛下以重規疊矩之聖思
席珍待價之才謂尺有短寸有長要使及時而展布毋
惡者貴美者賤反令避地以卷懷特命兼收豈必自售
臣敢不裁其偏側束以規繩十日一箱當密藏於諫紙
千裨萬補願無棄於書囊

劉中書後村賜楮知白詔

漢儒推尊誼仲舒至矣然於誼曰賈生於仲舒曰董生友

之而已獨於楮先生者師稱之其為世所崇尚如此朕
既召穎泓元置左右三人者皆言汝功用敏於竹帛材
質輕於玉雪博記古今之書善摹國家之事鋪張設飾
非汝不可矧方幅之士皆至于朝以煥三代之文而舒
六藝之風雖欲卷而懷之得乎前求遺逸舉茂異不過
令有司物色或下郡國遣詣公車吾詔書手記不可數
得益以賓師之禮待汝汝其懔然而起賁然來思副朕
右文之意

代楮知白謝表

臣無他技方虞劄惡之譏帝有恩言昭示褒褒之意粉
身報淺汗背愧深伏念臣自奮孤根偶逢良匠施風斤
之巧斲加月杵之精研早踐名場不數曳白之卷後游
文館盡見殺青之書雖屬辭之士著價彌高然嗜利之
徒見伐未已諺嘲珣短庭議敞輕量才則曰牧麕奏技
則云愈薄方聖主飾昭回之際信難負於馬圖若愚臣
窘邊幅之尤僅可供於驢券曾謂十行之明詔俾陪三

益之後塵委穆之以百函之多餉張華至萬畝之富大
事則書之策安能措一字之謹嚴小子不知所裁徒自
愧成章之狂簡茲益伏遇陛下取士常嚴於尺度養材
靡縱於斧斤思妙化工陋癡人之刻葉辭根理致異墨
客之天藤深慙謏陋之姿異補文明之治臣敢不益思
展究少效鋪張新智無窮豈必謂蔡侯所造舊聞可輯
或能補史遷之亡

右文房四友除授集

胡謙厚擬駁召楮知白奏

準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今日奉聖旨召楮知白詣闕下令臣書讀者

右臣聞責丘園之帛者所以獎恬退之風躬林泉之節者必當盡舒卷之義今或居則欺人以養素出則徇物而染汙且竊清名以要好爵不加封駁難免曠疎謹按楮知白資本輕揚迹似廉潔養以芙蓉之粉嬌驕難堪儕於紈素之儔氣習未改棲會稽如南山之逕捷居洛

陽索少室之價高常躡好時之侯封亦縻楮國之公爵
呈琅玕而叫闔闔豈如居易之忠嘉悲古藤而弔剡溪
卒取明宗之廢棄惟務巧進斯難固窮甚者傳密旨於
曹宮鄙之赫唬而不愧供方物於夷島譏其側理而罔
羞茲夤緣泓穎之流輒皇惑聖朝之聽若謂功名足以垂
竹帛未諳文法之所裁若謂摹畫足以佐邦家祇恐邊
幅之已窘少如繩束必難鋪張儻使陪龍陛之朝寧不
嗤燁翼之重欲望亟收綸命聽其卷懷罔俾竒衷之得

行庶幾譎薄之知懼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讀須致奏聞
伏候勅旨

右擬彈駁四友除授集

油素上素也

揚雄四尺油素謂其光如油也說文素白緻縐也小顏
曰素謂絹之精白者用寫書劉向典校書籍繕寫用上
素古詩中有尺素書謂絹也生絹可以作畫韓詩生絹
數幅垂中堂李成工山水人以詩贈之云六幅水綃掛

翠屏

紙絮一苦也古以擣絮為紙曰幡紙裁縑帛書也麻紙生布作紙也穀紙穀樹皮也繭紙猶今之高麗也

說文曰紙以系氏聲古人書于帛故裁其邊幅如絮之一苦釋名曰砥也古以擣絮漢和帝時蔡倫始用樹膚及敝布魚網為之不始自蔡也初學記古以縑帛依書長短隨事裁之名縑紙以生布作紙絲縆如故名麻紙

穀皮紙亦曰楮楮乃扁穀穀乃桑穀楮皮宜為紙穀皮粗宜為茵帳又有藤皮紙法書要錄曰王羲之用蠶繭紙鼠鬚筆書蘭亭唐國史補有繭紙韓駒詩王卿贈我三韓紙謂高麗紙也宣和殿書碑卷亦用繭紙今高麗紙有三等上者即宣德鏡面箋也卮言曰班史稱赫蹏三輔故事衛太子以紙塞鼻皆前于蔡倫倫和帝中常侍也蕭子良云左子邑之紙研妙輝光在倫後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給赤紙縹紅麻紙勅紙各一百唐高麗

歲貢蠶紙襯書卷日本國出松皮紙又大秦出蜜香紙
一云香皮紙微粗紋如魚子極香而堅韌晉或賜杜預
萬畝又有側理紙賜張華扶桑國皮紙中國有桑皮
紙蜀中藤紙江南竹紙楮皮紙黟歙凝霜紙浙中有麥
麴稻稈紙宋張永製紙尚方不及齊高帝造銀光紙賜
王僧虔段成式在九江造雲藍紙湘東王奉簡文紅紙
二千畝又特送五色紙三萬枚吳越有溫州蠲紙烏程
由拳紙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智按

趙希鵠洞天清錄宋有毫間烏絲欄歛之龍鬚紙黃白
經箋匹紙長三丈至五丈有藤白有觀音簾有鵠白有
竹紙元有彩粉有蠟箋羅紋箋皆出紹興白藤觀音出
江西希鵠元及明初叢書中誤刻宋人趙與時賓退錄
臨安有漿粉紙謂之蠲紙言以椰汁蠲之也永樂于江
西西山造紙曰連七曰觀音紙有奏本出鉛山有榜紙
出浙之常山廬之英山松江潭箋不用粉造以荊川連
稍厚蠟石研之新安倣造宋藏經箋皆此類大內各箋

故不如宣紙有楮皮者茸細而白可作畫有宣德五年
造素馨紙印有桑皮者牙色有馨光者可書出紙則興
國州涇縣敝縣桐城浮山之左然皆名連四以其漸小
耳東坡志林曰竹紙古未有也王右軍竹葉帖長安水
丘氏傳寶之豈因其名而造紙邪今曰倣紙

造紙者謂之抄紙幅謂之番

治楮者漚之投黃葵之根則釋而為漚麋酌諸槽抄之
以簾其薄者單抄再抄厚者至五抄六抄覆諸煖乾而

揭之右軍守會稽謝公乞箋紙庫中有九萬版悉與之
杜暹為婺州參軍吏以紙萬番贐受百番張華博物志
賜側理紙萬番集賢院學士大府供紙五千番陳後主
供智者藤紙一墮今人以折成葉子者謂之版其大者
謂之番百張謂之刀五百謂大刀

憫幌即赫蹏一作絕綈絕蹄赤紙也

成趙后傳發篋中藥二枚絕蹏書孟康曰蹏猶地也染
紙令赤應邵曰薄小紙也晉灼曰今謂薄小物為赫蹏

又曰赤紙又作憫嘯廣韻韻會皆載之西京雜記稱薄

疏憫

音赫

或作絕綈則以說文絕大赤也升菴作絕蹄又

引太公丹書左傳丹書注近世魏律緣坐沒為樂工雜
戶者皆赤紙為籍其卷以鉛為軸此丹書之遺乃古人
之法律書名升庵自銘其書曰丹鉛果取諸此亦自不
佳陳晦伯特辨丹書非法律書

陟釐一作側理陟厘苔紙也

昔晉武賜張華側理紙南越以海苔為紙其理側故名王

子年拾遺記云本陟釐紙漢人語譌爾又作陟里陰勁
弦收入支韻陸友仁引漢人言陟里

蜀雲母箋薛濤之遺也

濤本小箋而今則與連四同式但加礬與雲母粉耳韓
浦有十樣蠻箋出益州之詩升庵引作十樣蠻箋元瑞
譏之不知升庵乃依箋譜亦非自改也成都古今記載
其目曰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
淺雲凡十樣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

之目蜀志王衍以霞光箋賜張蠙又有百韻長箋學士
箋短於百韻薛濤箋短可書四韻又元稹寄薛云菖蒲
花發五雲高今世所重薄則澄心堂厚則高麗繭其次
則無灰連四紙若所稱五色霞光之類尤為可惡百年
後墨皆脫落當以白版心紙為貴智按東坡志林又言
川中布頭箋冠天下唐國史補言蜀之麻面屑末滑石
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貴著蜀箋譜言謝公箋在薛濤
先謝司封景初師厚所造也元美何不引此

唐用綾紙麻紙藤紙又用銷金牋金鳳牋魚牋
花牋

黃紙除官自劉宋泰始二年版不能供始用黃紙陳制
銓選補用以黃紙錄名八座通書奏可以名帖鶴頭版
此徐陵所謂黃札易營也六典注勅用黃麻紙勅旨論
事勅勅錄用黃藤紙書用絹貞觀中始用黃紙書勅制
李肇翰林志凡敕書立后儲拜免公相竝白麻紙雙日
起草隻日宣鄭綱奏故事惟封王命相用白麻唐初將

相官告用絹金紙及金鳳紙書之餘皆魚牋花牋又曰
凡賜予徵召宣索處分曰詔用白麻紙慰撫曰書用黃
麻牋薦告詞文用青藤紙朱書謂之青詞宰相及使相
告用色背綾金花紙命婦金花羅紙節度用白背綾金
花紙元和八年吏部定官告紙軸之色物所云背綾即
今裱綾也今時誥勅自五品以上用五花乃文思院織成
五雲綾其詔勅則用墨欄黃紙

烏絲箋之畫欄者也

自六朝即用欄墨後或以花為欄霍小玉傳越州姬烏絲欄素段三尺授李生生援筆成章李肇曰宋時間有織成界道絹素謂之烏絲欄朱絲欄許渾有烏絲欄手書詩見海岳書史

右方以智通雅

六藝之一錄卷三百九